

参花红

翎◎著



一部乡村振兴的创业史
一部西洋参产业的发展史

不忘初心，惜时感恩，把小事情做成大事业

穷时有志气，富时讲仁义。
退伍军人当农民，一样是英雄。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红花

一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参花红 / 一翎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087-5606-6

I. ①参… II. ①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2953 号

书 名: 参花红

著 者: 一 翎

出 版 人: 浦善新

终 审 人: 王 前

责任编辑: 杜 康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式: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 话: 编辑部: (010) 58124864

邮购部: (010) 58124848

销售部: (010) 58124845

传 真: (010) 58124856

网 址: www.shcbs.com.cn

shcbs.mca.gov.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中国社会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中国社会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编辑手记

在诸多的长篇小说里，作为编辑，我将《参花红》郑重地推荐给广大读者，是因为这本书与众不同。它有一种沉静而磅礴的力量，让人读后能静寂浮躁，惜时感恩，有勇气去坚守最初的梦想，去追寻、创建、开拓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事业领空。

这是一本能唤醒初心，激励斗志，充满积极力量的励志小说。

时下，许多年轻人好逸恶劳、心浮气躁，缺少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本书中的主人公王安水，在退伍之后，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不气馁、不怨天尤人，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始终以军人的要求自立自强、助人为乐，以朴实无华的品性为人处世。在他的奋斗史中，磨难沉淀下来的力量让他沉稳而从容、坚毅而果断。他谦虚上进，懂得感恩，不忘初心，用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行动报效家国。他是小人物，身上却体现出华夏子孙应有的美德；他是一介农夫，却把平凡的事业做成壮观的产业，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他突破了个人的局限性，靠坚韧和努力，为自己、为乡亲们打开了致富之门。他的故事将激励更多的读者不畏艰难，勇于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人物的典范人生，抒写出的不忘初心、坚守梦想的写实小说。

全书情景交融，以真实的时代背景、人物原型、创业史实为创作基础。小说生动地再现了民风的古朴和乡村生活的宁静以及自然的魅力，在这种魅力的展现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那种美好而真淳的情感尤其感人。

这是一本固本清源、追溯时光，反映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创业小说。

主人公王安水吃苦耐劳，克服重重困难将西洋参种植产业发展壮大的故

事，表现了父辈开拓进取的精神。这种进取的精神符合当下的时代精神，在执着中充满坚韧的信念，在沉静中充满磅礴的力量，促使读者静下心来自省，调整自我，挑战未来。同时，这部小说全方位地描写了农村淳朴自然的民风民俗，反映了劳动人民勤劳致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现状。

这是一本视角独特，对人生进行感悟和反思的哲理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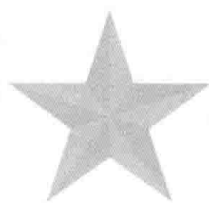
不迷茫、不怀疑、不恐惧、不犹豫、不放弃，平常心态，锐意进取，这些优秀的品质正是我们应该坚守的、应该被继承的精神。让人生在进取中造福他人、造福社会，这样的人生才充满力量 and 意义。本书以从容、优美、深刻的笔墨再现了这样的主题，人物形象丰满，情节自然生动，引领读者对人生进行感悟和反思。

这是一本以小见大、体现惠民政策、讴歌时代精神和主旋律的现实小说。

小说讲述了在党的惠农政策下，在中国山东一个偏远乡镇农村里，一个西洋参种植产业的先驱人，艰苦创业，带领乡亲们勤劳致富的故事。小说所反映的主题正契合了“军民一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城乡一体”等精神。它以西洋参产业的发展史、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为创作背景和主线，体现在国家和当地政府惠农政策下，广大人民与时俱进、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弘扬创业者美德，讴歌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反映了当下举国上下共筑中国梦的自强、互助、共进的风貌。

读一本好书，如同结识一位好友。

我们需要阳光向上、给我们希望和力量的好友，这本书就是。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2
第三章	022
第四章	034
第五章	045
第六章	057
第七章	070
第八章	082
第九章	094
第十章	105
第十一章	117
第十二章	131
第十三章	144
第十四章	156
第十五章	169
第十六章	183

第十七章	194
第十八章	208
第十九章	219
第二十章	230
后 记	239



第一章

1980年夏。

烈日炎阳，酷暑难耐。

村后起伏的山脉浓绿中透着黑，在静止中泛着燥热的焦渴。知了藏在繁枝密叶间歇斯底里地喧嚷着短促的生命。

山前平地上，十余户人家的黑瓦房显得无精打采。村前大片焦黄的土地上，裂纹交错纵横，如老妪历经沧桑布满褶皱的脸，带着愁苦和无奈，怨愤地仰望着冷漠的天空。

这是张家产镇口子李村，一个藏在大山沟里的小村庄。

连年的干旱让贫穷的村庄雪上加霜，连孩子们的嬉闹都销声匿迹——饥饿与贫穷让恐慌的情绪无限蔓延，大人们唉声叹气，孩子们噤若寒蝉。人们眼巴巴地盼着一场淋漓的雨，好让地里蔫倒的庄稼起死回生，好让苟延残喘的生活重焕生机。

村民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大队过道子里，百无聊赖地东拉西扯。

“主任，镇上昨天让你去拿的什么信？跟救灾有关？”村民周东海问村主任赵建民。

赵建民磕了一下烟袋锅，“不是。是王进东家的老三退伍了，发了个通告。”

旁边一直没吭声的老人陈月明抬起昏花的老眼看了一眼村口，苍老而沙哑的声音像拉不动的风箱，“还回来干啥呀？进东两口子去年就走了，俩姑娘也嫁到外村了，家里就剩两间破房子，估计都住不了人了。”

脸庞黝黑的赵建民抹了一把胡楂儿参差的下巴，“谁说不是？这不还得看看给他安排个活儿，村里这么个样儿，有什么活儿好安排的？”

周东海扑哧一声笑了，“人家回家是结婚的，可不是给村里干活的。”

赵建民眼一瞪，“结婚？结啥婚？你问问月明哥，他家的小闺女可不是跟他早断弦了？”

周东海一愣，看向一旁拎着旱烟袋的陈月明，眨巴了两下眼，“真的吗，月明叔？你家小闺女不跟进东家老三了？”

陈月明斜了他一眼，撇了撇牙床萎缩的嘴，“等他回来我小闺女就饿死了。”

几个村民闻言笑成一片。

周东海刚要说什么，一闪眼，就见通往村口的黄泥道上，有个人拐过来。他眯着眼看了两眼，指着问其他人，“你们看看，那个可是安水？”

众人看去，陈月明哆嗦着两条瘦腿站起来，提起板凳就走。

赵建民拉住他，“怎么就走呢，月明哥？好歹打个招呼。”

陈月明甩开赵建民的手，“还打招呼，我这老脸挂不住。我小闺女跟他订了婚，可他家穷成这样，我小闺女等不起跟别人好了，我怎么跟他说？他要是知道了跟我吵吵，我生不了那个气。”说完，陈月明急火火地往外走。其他人面面相觑，不约而同看向那位年轻而强壮的退伍军人，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同情和怜悯。

那条路杂草丛生，蜿蜒曲折地通往破败黯淡的村庄。王安水穿着一身绿军装，瘦削笔直的身影像一株挺拔的树，坚定的步履不急不缓，踏在黄土铺陈的路面上，时而扬起小片的烟尘。他的身后是贫瘠的土地和苍莽的群山，头顶是瓦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他昂首阔步，挺拔的身姿裹着一往无前的气度。

炙热如火的骄阳不知何时收敛了狂妄，躲在云层里不见了。

“咦？怎么看着像要下雨？”有人看了看天，一脸狐疑。

“想得美！哪儿那么巧？他来家就下雨？当他是及时雨？”有人笑骂。

人群里又是一阵哄笑。

可是，老天爷似乎有意回应这哄笑声，毫无征兆地响起了两声霹雳，紧接着就疾速地扯起漫天云障。

人们诧异地仰望天空，笑意沉寂在脸上，变成了紧张的期盼。

“像是真要下雨啦！”

“别做梦了，又不是头一次光打雷不下雨。”

“王安水回来就下雨，那村后他家的老房子该塌了。”

“那还真说不准……”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天空乌云翻腾，电闪雷鸣，一场久违的雨倾盆而降！

山川、河流、土地、村庄欢声雷动，伴着哗哗的雨声共同奏响最动听的交响乐。

人们冲进雨里，伸长手臂又蹦又跳，任由滂沱的大雨冲刷荡涤。人们在雨里互相拥抱，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一时忘了困窘的生活带来的烦恼，忘了迎接王安水……

王安水站在乡间小路上，透过迷蒙的雨帘，百感交集地看着这片养育他的土地。

在连天扯地的雨幕中，灰瓦石墙断壁残垣，旧屋老树衰草枯藤，屋舍寥落的村庄显得那么破败和颓唐，却也那么亲切可爱。这里承载着他童年的记忆，家乡的温情隔着久远的时光，像甘霖般滋润着他的心田。他深情地凝望着这里熟悉又有些陌生的一切，夺眶而出的泪水混着雨水一起流淌。

他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又迈开大步，循着那边的欢呼声走去。

大雨肆意滂沱，豆大的雨点打在身上，带着沁凉的微疼，让原本燥热的身心感到无比的舒畅。雨声缠绵多情，如从梦境里飘遥而出的歌谣，欢迎着久别归来的游子。

军装被淋透了，鞋子里灌了水，这些丝毫不影响王安水的好心情。他笑着冲向村庄，冲向乡亲们。他想念他的爹娘姐妹，想念未婚妻陈晓云。在他的期盼里，他退伍归来的岁月将充盈着亲情的温暖与爱情的甜蜜。

可是，当他融入欢乐的人群，被乡亲们嘘寒问暖，却没有看到他的爹娘和陈晓云。脸上的笑意悄然冷寂，他站在人群中，隐隐的不安浮荡上来，他的目光不由透出疑惑和焦灼。

“建民叔，我爹妈呢？还有晓云，他们怎么都没在？”王安水忍不住问赵建民。

热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善良的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神色窘迫

局促，一个个欲言又止。最终，赵建民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孩子，你先家去看看吧！”

王安水一愣，转身大步走出村大队，往村后自家的三间房子跑去。

推开年久失修的木门，王安水冲进门——空荡荡的屋子里散发着陈腐的味道，墙角挂着残破的蛛网，到处落满灰尘，显然已经许久没人住了。

王安水愣愣地看着，走去里屋，土炕上铺着一张破旧的草席，乌黑中透着火烧般的焦黄色；炕前地上靠墙的衣柜敞开着，里面的隔板已折断塌陷，只放着件洗得发白、满是补丁的床单；衣柜一角的米罐里一粒米都没有，敞口向上，像张饥饿的嘴巴，接着从屋顶泻漏的雨水……

他看了一圈，惶惶地冲去厢房，窗棂上裱糊的麻纸只剩下可怜的几绺，被雨打湿黏在黑乎乎的窗格子上。雨水淋湿了窗台，汇聚成流，顺着窗台旁的土墙往下淌，地面已经泥泞不堪。摆放在墙角的农具生满了锈，另一边的灶台上，一只碎裂的瓷盆乌青中透着灰，敞着锅盖的锅里同样锈迹斑斑。

家徒四壁，满眼萧瑟，一片凄凉！

没有父亲慈爱的目光，没有母亲温和的笑脸，这个昔日洋溢着欢声笑语的家，此刻是这样寒凉、冷清、破败，触目惊心。

“安水，你爹前年就走了，你娘支撑着把你姐和你妹嫁出去了，过完年也走了。大伙把他们埋在村后山的坟场，简简单单竖了个木碑，等雨停了，你去祭拜一下。”

身后，村主任赵建民叹了口气说道。

子欲养而亲不待。离家时，爹妈健在，爹给他收拾被褥，妈给他缝补衣褂。时隔三年，竟已是物是人非，阴阳两隔。王安水看着空荡破旧的家，想着离家前的种种情景，不由得伤心欲绝，泪如雨下。

“安水呀，人有生老病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也是个大小伙子了，凡事想开些。你回来就安心住下，这雨下过了，地里的庄稼能活过来不少，今年秋天多少有点儿收成，冬天不至于挨饿。有我们大家吃的，自然也就有你吃的，饿不着你。不过，你的姐妹嫁得远，一个嫁去了宋村西格庄，一个嫁去了米山下徐家，各人有各人的日子，你也指望不上，以后的日子还得靠你自个儿好好打算，别让你爹妈在那边为你操心。”赵建民语重心长地叮嘱。

王安水忍泪点点头，转头看向站在院子里的乡亲们，忍不住问：“建民

叔，晓云呢？”

赵建民看了看他，微微皱了下眉头，“晓云她爹刚才也在，怕跟你不好交代先回家去了。他让我告诉你，晓云等不起你，另找人家了。”

王安水一怔，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一句话也说不出。

赵建民四下看了看，又仰着脖子看了看漏雨的屋顶，眉头皱得更紧了，“安水，这屋眼看住不了人，你晚上去大队厢房住着吧，等雨停了找大伙帮着把房子修修再住。”

王安水站在那里，像听不到他的话，只是目光空蒙地看着窗外的雨幕。

赵建民看他伤心，也不知再说些什么好，转身冲院子里的乡亲们摆了摆手，“散了散了，都回家去吧！”

乡亲们陆续散了，留下满院子凌乱脚印和污浊的积水。

满心的期盼和欢喜转眼变成了失望和悲痛，王安水一时无法接受眼前的一切，可残酷的现实就摆在眼前，由不得他不信。他愣愣地站了许久，突然想起什么，走出屋子，脚步沉重地往村后的坟场走去……

雨势凶猛，瓢泼如注，冲刷着树木山石，把树叶淋得锃亮，把山石洗得煞白，又顺着山间的沟壑横冲直撞下去，在山下汇成浩荡的水流。

王安水跌跌撞撞地往山下跑，等他看到爹妈的坟堆时，坟头已经被雨水冲平了。那块木碑歪倒在稀泥里，晃了几晃，还是被水流击倒，很快顺着流水离去了，他想抓住都难。

他心急如焚地看着那飘远的木碑，说不出的悲伤溢满胸膛。他站在半山腰上，站在滂沱的雨里，忍不住号啕大哭。

亲情和爱情同时背弃了他，他甚至来不及挽留，就孤身独影成了一个无所依傍的人。天地同悲，日月同泣，悲伤如眼前绵延无尽的雨幕，铺天盖地牢牢攫住了他。他哭倒在雨地里……

他哭了很久，翻涌的悲痛终于慢慢平息。他抬头看向雨雾中苍莽的群山，耳畔浮荡起一阵阵铿锵有力的誓言：退伍后，我会永远牢记自己曾是一名军人，永远拥护党的正确领导，保持军人的革命本色，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家乡建设发展再立新功！

伴着哗哗的雨声，他退伍时面向国旗、党徽的庄严宣誓一遍遍回响在耳

边。他因悲伤而迷茫的双眼变得明澈，闷塞的胸膛豁然开朗。他擦干了泪水，昂首挺胸站直了腰杆，向着爹娘的坟茔，向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慢慢地举手，五指并拢敬军礼。

没有了爹妈，还有姐妹和可亲可爱的乡亲；未婚妻离弃了他，还会有更好的姑娘爱他。军人流血不流泪，无论遭遇什么困境，都要以乐观主义精神勇敢地面对！

王安水长久地向他深爱的家乡敬礼，那如泣如诉的雨声，就是他送别爹妈的悲啼；那响彻天宇的雷电，就是他心中的呐喊。如果不是贫穷，爹妈不会饱受苦楚早离人世；如果不是贫穷，陈晓云不会背信弃义改嫁他人！也就是在那一刻，他发誓要找到一条脱贫致富之路，让这片土地不再贫瘠，让乡亲们不再穷困。

王安水转身，迎着风雨攀上山顶。他看着山下村子里的十余户人家零星地散落着，宛如破碎的棋盘，各自为营彼此孤立；他看见村前平旷的田地里，萎黄的庄稼匍匐着，饱受了大旱的蹂躏，又遭受水涝的摧残，眼见将颗粒无收；他看见先前在雨中欢腾的人群，静默地站在村前的空地上，看着汪洋大海一样的田地肃立成惊惧的雕塑……

雨还在下，不见收势。

王安水悲悯地看着暴雨倾盆中的村庄，他似乎听到人们经年累月的哀叹，看到人们欲哭无泪的脸庞……在人们殷切的祈盼中，他的悲痛和愁苦微不足道——他不能浪费时间去悲痛和沮丧，他要像战胜敌人一样战胜贫穷，去做那个力挽狂澜、带乡亲们脱离苦海的人。

他往山下走去，走向他的村庄，走向他的家。

从山上俯冲下来的水流像山洪暴发般气势汹汹，似乎随时会淹没这个村庄，毁灭他的家园。可那些看起来羸弱的灰瓦房像漂在海上的船，经风历雨，仍然坚韧地矗立。它们就像世代守护着这村庄的乡亲们，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肯屈服。

这个村庄已经承载了太多的苦难，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王安水的心情沉痛而激昂，他紧皱着眉头，思索今后该走的路。因为没有注意脚下，猝不及防，他被一截树根绊倒了。他手脚并用，赶紧爬起来，可是，草丛被水流冲刷得像青苔一样油滑，泥土混着山石呼啸而下，他刚刚

站起来又滑倒了，身子收势不及，被水流冲着翻了两个跟头。他的手臂和腿不知被什么划伤了，火辣辣地泛着疼。

这样太危险了，可他一时无处着力，无法稳住身形，不由心急火燎。就在这时，一双有力的手伸过来，牢牢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从急冲而下的水流里拉起来。

“安水，总算找着你了。赶紧走，这雨看着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越等越难走！”

王安水的耳边传来一声暖心的叮嘱，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看清救助他的人是同班同学王松元的父亲王继坤。

老人浑身衣服早就湿透了，黝黑的脸上眉眼慈祥，他说：“我看见你往山后走，寻思你是去看你爹妈的坟了。山后的雨比山前还大，山势又陡，沟坎又多，我怕你有个闪失，就过来找你。还好你没事。”

王安水点点头，想道谢，泪水先夺眶而出。老人身子板弱，稍微有些驼背，拄着根粗木杖，在雨里瑟瑟地抖，似乎随时要被山风山雨吹折打弯。可他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全，上山来找他，他心里暖融融的，一下子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

“继坤叔，我背你下山吧！”王安水说着就蹲了下去。

“背什么呀？赶紧下山！”王继坤拉着王安水，急吼吼地喊。

王安水赶紧搀扶着他，两个人互相照应着，小心翼翼地往山下走。

雨水冰凉，可是，王安水紧握着王继坤的手，看到半山腰还有几个一起来找他的乡亲们，感激的热流像炽热的岩浆，涌荡在他的血液里，透着火焰的暖。他痛失亲情和爱情的感伤消弭无踪，形影相吊的孤独感也不复存在。他流着泪看着他可亲可爱的乡亲们，藏在内心深处的志向更加坚定。

他一定要好好回报乡亲们，回报这片贫瘠而温暖的土地！

由夏到秋，中间似乎只隔了三天两夜的大雨。

第三天傍晚，雨停了，清风袭来，带着凉爽的秋意。

王安水从大队厢房里走出来，去看自己家那栋老房子。

房子像苟延残喘的病人，呻吟着倒塌下去，无比狼狈地匍匐堆叠。碎裂的瓦片，脱落的墙皮，散乱的石块，惨不忍睹。

王安水站在门口，平静地看着满地狼藉，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城市里整齐漂亮的红瓦房。他想，有一天，他要在这旧宅基上盖上和城里一样的红瓦房，雪白的墙壁，亮堂堂的窗户，自来水、电视电话一应俱全。

他转头看向村庄，想象着一排排整齐的红瓦房拔地而起的景象，神往地微笑起来。

“安水，你别伤心过劲儿了，怎么还笑起来了？”村主任赵建民担忧地看着他，连声安慰，“你家的房子塌了不要紧，你就住在大队厢房里。没处吃饭，随意到哪家，哪家只要有饭吃就少不了你的。”

王安水收回目光，看着满脸关切之情的村主任，感激地点点头，“好。”

那天早晨的早饭仍然是在王继坤家吃的。

“松元在广东当兵，来信说是不回家了，要考军校。家里就剩下松钰了，安水，你就认我当干爹，以后跟我们过吧。”王继坤慈爱地说。

王安水放下碗筷，“继坤叔，你家的存粮也不多了，我怎么好在你家混吃混喝？”

王继坤正要说话，王松钰从外面回来。

王继坤赶紧迎上去，帮女儿把装满野菜的篮子拿下来放在地上，“一大早就上山，饿了吧？快洗手，和你安水哥一起吃饭。”

王安水抬头一看，王松钰穿着件朴素的淡蓝花色短袖衫，亭亭玉立地站在那里，两条油光发亮的麻花辫垂在两肩，眉清目秀的脸庞白里透红，淌着晶莹的汗珠。

看到王安水，王松钰也不由一愣，有些羞怯地垂下头，“爹，安水哥怎么变模样了？”

王安水一听，也乐了，比画着，“还说我，我离家去当兵那年，你才这么高。”

王松钰红了脸，跑进里屋去了。

王继坤呵呵笑，“闺女大了，知道害羞了。别管她了，你多吃点儿。”

王安水站起来，“我吃饱了，继坤叔。这两天我想过了，我得出去找活儿干。”

王继坤一愣，“你要出去？去哪儿？找什么活儿？”

王安水：“什么活儿赚钱干什么活儿，反正我有的是力气。”

王继坤叹了口气，“你自己拿主意吧，我不强留你。你是个实诚人，自己一个人去外面闯荡，凡事多长个心眼儿，能让着别人的地方尽量让着，别逞一时意气……”

王继坤絮絮地叮嘱着，王安水认真地听着。他想起自己的爹妈在世的时候，也总把他当成长不大的孩子，总这样反反复复地告诫，时过境迁，那种久违的亲情似失而复得，他听着听着，不由得红了眼眶。

“爹，你真能唠叨，人家安水哥又不是小孩子。”王松钰在里屋听着都不好意思了，走出来嗔怪父亲。

王继坤打住话头，憨厚地挠了挠后脑勺，朴实地笑了，“是呢，说多了。安水是当过兵的人，什么理儿都懂。我净瞎操心。”

王安水含泪握住他的手，“继坤叔，怎么会是瞎操心？你对我好我知道，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王继坤欣慰地点点头，“我和你爹是自小长大的兄弟，你爹走的时候交代我，你回村后让我多照看着。我没拿你当外人，你出去要是不顺心，随时回来，咱们好歹有地种，有粮吃。”

王松钰在旁边笑嘻嘻地补充，“是啊，安水哥，我爹还种草药。只是这两年天旱，草药苗都干死了，要不然，咱家可是村里的富户！”

王继坤说：“是啊，这不也下过透山雨了，回头地里的水渗下去了，又能下种出苗了。实在不行，你就回家来跟我种草药。”

“好，我记住了。”王安水感激地答应着。

回家不到一个星期，王安水又要走了。

天还没大亮，晨曦初透的天空泛着鱼肚白，绚丽的朝霞给远处的群山镶上了一道金边儿。村后树林里早起觅食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成群地飞起，在空中四散而去。

王安水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村庄，它在晨光中静默着，衬着山的巍峨，烘托着土地的宽广，笼罩在绿树浓荫之下，显得那么寂寥空落。

“安水哥，这些是我爹给你打点的，你拿着。”王松钰送出这么远，一直跟在他身后不吭声，这会儿把一个包裹递过来，含羞带怯地看着他，“我爹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王安水转过身来，接过包裹，看着矮自己一头的少女，心中充满离别的感伤。

王松钰仰着脸，偏着头，眨着好看的大眼睛，“安水哥，其实你可以不走，我爹昨天晚上都没睡好，舍不得你呢。”

王安水哑然失笑，“小妹，你送我走出这么远，怎么才跟我说这个？”

王松钰的脸慢慢地红了，像白玉染了胭脂，“我……我也舍不得你走……”

王安水年轻的心蓦然一跳，有种陌生又强烈的喜悦漫上来。他看着有些慌乱的王松钰，也不由得局促不安起来。

两个人就那么僵直地站在杂草丛生的小路上，站在微风吹拂的晨光里，半晌不知所措。

那种喜悦迅速发酵，像腾空的焰火，照亮了王安水的心空。他回过神来，长叹了一口气，把目光掠向远方，不自在地说：“小妹，你……赶紧回去吧，挺凉的，你别冻着。”

王松钰疑惑地看着他，琢磨他这么结结巴巴憋出来的话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他这是心疼她呢，还是急着赶路不耐烦听她啰唆？

王安水的心慌慌地跳荡，似乎随时会冲出喉咙。王松钰那黑白分明的眼睛波光潋滟，像静水深潭，又像夜空最闪亮的星辰。她这样专注地凝视他，他觉得又甜蜜又紧张，以至于词不达意，越发狼狈，“小妹，我走了，你不用再送了。”

王安水迈开大步，逃似的走远。他不敢回头，怕回头看到王松钰俏丽的身影，会动摇，会停留，会安于贫困的生活不思进取。

王松钰看着他挺直的背影，始终没有看到他回头，不由怅然若失。她看不到他勾起的唇角，看不到他洋溢着笑意的眼睛。

王安水能感觉到，王松钰还站在原地看着他。她温柔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带给他喜悦和希望。只是，那样的好姑娘应该拥有更好的生活，丰衣足食，无忧无虑。而这一切，他暂时给不起，可总有一天，他能给得起。

王安水昂首挺胸，大步向前，和几天前回村那样，走在蜿蜒的乡间小路上。

路旁的土地喝足了雨水，干涸的裂缝消失不见，湿润地泛着柔和的光。